

“微言小义”系列·之四

微言录

(四集)

卢昌海

Copyright © 2024 by Changhai Lu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lu_changhai@yahoo.com.

10 9 8 7 6 5 4 3 2 1

高明之士纵然为敌亦不失荣幸，
平庸之辈哪怕是友也并无份量。

目录

自序	I
微专题	1
电子邮件——让通信断得更快?	2
关于基督教与科学	6
别书记	11
读黄易	18
读 Sid Meier 自传	26
电视剧 <i>Foundation</i> 观后	33
吉卜力动画片观后	39
停机问题浅说	48
微博文	53
书虫说书	54
影视点评	82
文史哲思	119
理科漫笔	137
社会万象	167
旅行散记	182
闲言碎语	230

自序

本书是《微言录》系列电子书的第四本，已无必要重复介绍这个系列的写作缘起及辑选特点，就只标注一下辑选范围吧。除少数系先前失收的短文之补录外，本书辑选的是 2022 和 2023 年的微博¹——不过略有例外，因《我的“疫年纪事”》和《微言录》（三集）都涵盖了部分 2022 年的微博，这些当然不会被重复辑选。

2024 年 3 月 19 日

¹ 顺便说明一下：“微博”一词的含义至本书又多了一个新层面。我的“微博”发布平台最初是“新浪微博”，从 2021 年 7 月开始扩展到了 Twitter（即现在的 X），自 2023 年 4 月起又进一步扩展到了 Mastodon ——且变为了以后者为主。不过平台虽屡有扩展，文字的性质是一以贯之的，故仍将称之为“微博”。

微专题

电子邮件——让通信断得更快？

前些天写“随笔之张爱玲篇”时²，看了一些张爱玲的信件，注意到她与在香港时结识的好友邝文美、宋淇夫妇的信件被保存下来的竟多达 600 余封。扣除因病无法查信写信、信件遗失等因素，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近 40 年的时间里保持了不间断的信件往返。反观我自己，别说从未与任何朋友有过如此长时间的信件往来（当然，我也还没活那么久），甚至持续一年半载的都没有（与约稿、出版有关的“公事往来”除外），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我不擅交际吗？貌似有理，但比较牵强，原因有三：

1. 我的不擅交际主要是不擅面对面——尤其是人多场合——的交际，而非文字交流。

² “随笔之张爱玲篇”收录于我的主页（<https://www.changhai.org/>）。

2. 我的不擅交际虽情节严重（恶劣？），跟张爱玲相比却恐怕还远远不如。
3. 我的一些“擅长交际”的朋友也没有长时期的通信对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到了一个貌似最不该被怀疑的家伙：电子邮件（email）。这家伙之所以不该被怀疑，是因为它看上去似乎该被看成是对通信的促进——因为省去了写信封、贴邮票以及寄信的麻烦和费用，而且十分快捷。但是，当我回顾自己跟为数不多的通信对象中断通信的过程时，却发觉这些促进似乎恰恰正是造成通信中断的“罪魁祸首”。

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一封传统信件所付出的时间、精力、费用乃至速度的缓慢都代表了一种隆重。伴随着这种隆重而来的是一系列其它效应，比如每封信件都会有比较正式的称呼与落款，内容也会有更多斟酌；而写

信过程的隆重，以及等候来信所需时间的漫长，使得收到信件也有了一种比较隆重的感觉，从而无论是出于礼貌还是高兴，都大大增加了回信的可能。而且，信件往返所需的时间少则数日，多则——比如国际邮件——数周，也正好给回信的内容设定了一个比较便利的框架：即除回复来信中的话题外，还可记述自上封信以来的近况，这在很多人的相互通信——比如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张爱玲与邝文美的通信，等等——中都能看得到。

而电子邮件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常常邮件发出，一杯茶还未喝完，“叮咚”！回信已经来了。古人有“温酒斩华雄”，如今的电子邮件可谓是“温酒接回信”。但这种极快速的回信很快就会使得通信双方不堪负担。哪怕是最“激情燃烧”的时候——比如收到一位久违了的远方好友的邮件，也过不了几个回合——这过程有时在一天之内就会完成——就不由自主地越写越简单、越写越勉强，称呼、落款都省略了，直奔主题，而主题也很

快就变得只剩一两句话（一日几个往返还能有多少新东西可写？），最终双方都有了“热情已被你耗尽”的感觉。这时候，两人中比较果决的一方可能会决定不回信。这虽有些失礼，却往往正中另一方的下怀，于是通信戛然而止。而通信一旦终止，下一次重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接信后的回信是一种自然习惯，但在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却往往要有比较重大一点的事情，才会重新煞有介事地写信（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可惜普通人往往很多年也未必碰得到比鸡毛蒜皮大很多的事情，通信的长期终止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这只是一时想到的原因，绝非论证，更遑论周全（比如电话这一因素就未被涉及，不过起码对我来说，电话其实很少打，因此当不了“罪魁祸首”），跟大家聊聊自己的感受而已。

2013年1月31日

关于基督教与科学³

关于时间、地域上的重叠

现代科学出现在基督教统治地区，确实给分析两者关系带来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基督教的支持者视之为因果，或起码也是相关；相反的观点则视之为人类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甚至不是像基督教那样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能永久扼杀的。就两者的总体关系而言，我比较倾向后者。

这就好比苏联科学的成就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在时间、地域上重叠，但不能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贡献。

如果说基督教对科学的发展有相关甚至因果意义上

³ 本文是我在微信上跟友人讨论基督教与科学关系时所写的一些话，添加了几个小标题。

的促进，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先有漫长的中世纪，只有等到宗教和理性的力量开始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后，才有科学的复兴；同时也很难解释基督教统治之前灿烂的古希腊科学。

关于早期基督教的求知热情

早期的基督教确实有过求知的热情，而且那时没有硬事实与宗教矛盾，却有大量疑问没有很好的答案，因此那时的宗教确实有条件也有底气真心地认为自己是真理所在，求知之后会证实上帝的伟大及宗教经典的正确。这种热情不仅基督教有过，伊斯兰教也有过。阿拉伯世界在科学传承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的阶段也正是伊斯兰教最有求知热情的阶段。但这种热情跟古希腊就有的热情相比是附带枷锁的，即限定了结果必须与宗教相容，否则不仅不鼓励，反而会打压。因此我无法对这种热情给予太高的评价。也正因为这种热情附带枷锁，因而一

旦意识到枷锁锁不住结果，热情就会消失，现代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如此——我到美国之初参加过一些教会活动，从中已看不到任何求知的热情。

关于引进希腊、罗马的经典

至于欧洲从阿拉伯世界引进希腊、罗马的经典，这虽然发生在基督教世界的内部，且确实对科学革命有正面影响，但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些经典本就不必辗转一千多年才重返欧洲；如果没有基督教，像日心说这种古希腊就产生过的学说也不至于要等哥白尼来重新提出。因此，这种正面影响是在基督教自己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的映衬之下才成为正面的，故而对整段历史进行评价时，我很难为基督教点赞。

关于中世纪大学及神学中的理性

至于中世纪的大学及神学研究中的理性，放在中世纪这个基督教一手造成的黑暗背景里确实是亮点，但如果没有基督教，让柏拉图学园继续发展，让科学沿着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人的研究轨迹前进，只要想想古希腊科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从泰勒斯那种现代小学生都会觉得幼稚的思辨，发展到欧几里德、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那种普通大学生都未必跟得上的水平，假如没有失去那一千多年，其水平当绝非中世纪的大学及神学研究可比。

小结

总体来说，我的看法是：如果将中世纪当成一个独立背景，那么确实可以找到背景之上的亮点，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也确实可以诠释为基督教在其中有过一些积极作用的事件。但如果考虑到中世纪并非独立背景，而本身就是基督教一手造成的，那么评价就会逆转。

当然,我也意识到这类讨论具有难以避免的含糊性,因为历史并不是没有基督教就一定会是古希腊的延续,假如取代基督教的是更黑暗更动荡的阶段,那么基督教的统治反而是幸事了。但以此来为基督教说项,好比是在讨论家暴时以受害者落在流氓团伙手里会更惨为由,来为家暴开脱。

2019 年 4 月 3 日

别书记⁴

读黄裳（不是《九阴真经》的作者）的《故人书简》毕。此书购自旧书店，品相一般，看至一半，书脊竟然开裂，就不留存了。黄裳是前辈藏书家和散文家，也当过记者、编剧、编委等。我怀疑那些职业——尤其在“新社会”从事那些职业——对他某些文字的真实度有负面影响。在此书中，他提到自己跟吴晗的交谊，提到吴晗向他叙述昔日北平学人“跟反动派斗争的故事”，但评论道：

一些惊险场面在他的叙述中总是化为简单的过程，反动派的军警特务似乎并非怎样了不起的对手。我想，他是不能写戏的，无论怎样的好情节，也将被他处理成为平凡的场面。

⁴ “别书记”所录皆为读完（或翻完）后不拟留存的书。

吴晗在回忆历史，黄裳却拿“写戏”的标准来衡量，不无职业或职业病色彩，也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自己的回忆有没有“写戏”的成分。比如在此书中，他这样回忆自己1945年撰写《昆明杂记》的情形：

我记得着手写这篇文章的地方是在西南联大外面一个用草席搭起的茶馆里。正当我出神地用笔赞美昆明的秋天时，忽然听见身旁一个小女孩刺耳的哭声。她是被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流弹打中了，满身流着血。

这无疑是不平凡的场面，也并非不可能，但若在当年文字里从未记叙过，则不排除是学会“写戏”后的创作。

黄裳此书有一句隐晦的评论也值得一记。在提到陈伯达劫掠阿英藏书之事时，黄裳评论道：

陈伯达和那个和林彪、“四人帮”有着密切关系的“大人物”就是这种挂着“风雅”招牌的大坏蛋，他们的行径比起铃山堂主人严嵩来是尤有过之的。

和林彪、“四人帮”有着密切关系，挂着“风雅”招牌，而且还不能提名字的“大人物”貌似只有一位。黄裳所指若是此人，倒是勇气可嘉。



读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毕，不拟留存，撰此文作别。此书资料颇为翔实，分析水准则不甚理想，某些臆测缺乏阐释、结论牵强，语气却斩钉截铁。比如书中提到，我们之所以有幸读到胡适情人们的信件，是因胡适离开北平时来不及带走书信，“使他没有机会在晚年退休、闲暇之际，有系统地销

毁一些他不会希望后人看到的来往信件”。以如此肯定的语气作出此种臆测的时候，照说该当场给出两点说明（或哪怕不当场展开，起码该给出留待后文展开的线索）：一是说明胡适在其他场合销毁书信的例子，以示所臆测的行为有例可循；二是说明一下诸如韦莲司来信之类有闲暇销毁的信件何以未被销毁。但此书却并未给出。



粗略翻阅了 John Brockman 编辑的 *The Third Culture*。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书名承袭了 C. P. Snow 的 *The Two Cultures*。事实也确实如此，此书汇集了若干知名学者的科普，作为对 Snow 指出的文学与科学两大文化之间的鸿沟的弥补。在这些学者中，我最感兴趣的是 Murray Gell-Mann、Roger Penrose、Alan Guth 和 Richard Dawkins。印象最深的文章则是 Guth 的“A Universe in Your Backyard”，该文对诸如能否在实验室里“制造”宇宙，成功了会有什么后果之类的有趣问题给出了简短而清晰

的讨论，值得一读。除具体内容外，此书在结构上也有一个我很欣赏的地方，即在每篇文章的末尾都附上了若干位其他学者对该文的评价，很有趣。不过在所有评价中，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一句没什么价值的话，是说 *Discover* 杂志一度将 Lee Smolin 称为“The New Einstein”。这话虽无价值，却很让我感慨，因为这种动辄把某某人推为“新爱因斯坦”或“当代爱因斯坦”的做法在科学媒体上可谓屡见不鲜，跟中国媒体动辄称某某人为大师有一拼，是极易陷入的浮夸误区。其实，Smolin 作为物理学家能不能挤进二流都难说，遑论“新爱因斯坦”。甚至哪怕在 Loop Quantum Gravity 成为主流这种对他最有利的虚拟情形下，Smolin 也不具有能跟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的开创性。当然，这是对科学媒体的吐槽，而非针对此书。不过我感兴趣的作者占此书全部作者的不到一半，兼之已有电子版，翻阅既毕，就不再保留了。



读马嘶《学人藏书聚散录》毕。书已太多，此书当不会重读，别前撰此札记。此书介绍了 20 世纪数十位学人的聚书失书之事。其中聚书故事五花八门，失书却基本源自两场共同劫难：一是战争（抗战），二是文革。其中有三则哭笑不得的故事值得一记：

一是文革后阿英的部分藏书被归还时，一些古籍上多了几种藏书章，分别是“江青藏书”、“伯达藏书”、“康生”等。

二是 1957 胡适在遗嘱里表示“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这话在我看来有一定歧义，是说已确信北大会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还是说等到能确信的那一天？前者意味着当时便可交付，后者则直到今天仍明显不合条件。当然，北大用了第一种诠释。但胡适藏

书早在北大知晓遗嘱之前就因批判胡适而被瓜分了，（截至此书撰写之日）未能合并。

三是 1966 年红卫兵抄没周作人藏书时，顺便把“大汉奸母亲”鲁瑞的牌位砸了，却不知鲁瑞也是鲁迅的母亲。



翻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毕，不拟留存，略评几句作别。此书以图为主，但图片质量不佳，尤其是报纸影印部分，多处于看得清看不清的边界上，不知是没法影印得更清晰，还是不宜让人看得太清晰，总之很费眼睛。西南联大是民国教育的骄傲，但在此书为数不多的文字里，却时不时冒出某“反政府武装”令人熟悉的居功之语，如同一股馊味。

读黄易

读黄易小说《日月当空》毕。武侠是我读得最多的小说类型，在武侠作家里，黄易是我读得最晚的一位，但地位则后来居上——自读《覆雨翻雲》以来，在我心中的排名就仅次于金庸了。

黄易小说对男人间情谊的刻画很到位——而且很“man”（男人间的情谊很“man”，貌似不言而喻，刻画到位却不容易，更容易出现的要么是平淡、肤浅，要么浓烈得让人起鸡皮疙瘩），尤其是像《日月当空》里龙鹰与僧王法明那种敌友界限模糊的情谊，精彩、独特，而且合情合理，值得狠狠点赞。反倒是男女之情，虽很可能是更大的“卖点”，且也不乏亮点，某些部分却稍有些将滥情强行升华为深情的勉强。迄今为止，最喜欢的黄易小说是《寻秦记》和《覆雨翻雲》，其次是《大剑师传奇》，都是早期作品，也恰好是我较早读到的几部。这可

能是黄易的长篇小说从一开始就达到了自己的成熟水准，后期无法超越前期，但也不排除是黄易的长篇小说虽每一部都高度复杂，彼此却风格相似，从而碰巧先读的容易留下先入为主的好印象。



读黄易小说《龙战在野》毕。这是黄易最后巨著《盛唐三部曲》的第二部，水准跟之前读毕的第一部《日月当空》相当，虽难以撼动个人偏好榜上的前两名《寻秦记》和《覆雨翻云》，却胜过《大唐双龙传》及没能读完的《边荒传说》。之前陆续写下的“读后感”基本涵盖了我对黄易小说的评论⁵，还可补充强调的是：黄易小说的很多对白是亮点，不仅有奇兵突起的机锋和转折，还时常带着跟人物性格浑然天成的幽默，某些感悟则远胜于古龙式的鸡汤。对后者姑举一例：龙鹰看“神都”雪景

⁵ 这里所谓“之前陆续写下的‘读后感’”包括了电子书《微言录》（三集·含疫情分析）（2023年）里关于黄易小说的评论，可参阅。

时的感悟：「眼前本是熟悉的景观，偏有种人事全非的陌生感。不由想起台勒虚云对人生意义的瞧法，一切由心里的想法决定，宇宙对此是漠然不理。」——颇有几分 Steven Weinberg 所说的“宇宙越是看上去可以理解，也就越显得无目的”的意味。在本书中，特别欣赏龙鹰和符太的情谊（在这个三部曲中，龙鹰、风过庭、万仞雨这个早早就被作者钦定了的“挚友圈”，反不如龙鹰和法明、龙鹰和符太的情谊来得精彩动人）。另外，这个三部曲和之前的《覆雨翻云》都给我一个有趣的印象，即几位顶尖人物仿佛武侠世界里的“科学家”，在或独立或合作地探索一种超越世俗的生命终极境界，那种终极境界——即黄易所谓的“破碎虚空”——则如同科学世界里的“终极理论”。☺



读黄易《盛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天地明环》——毕。此书因黄易中风猝逝而未完，绝笔于第二十三

卷第二章开首的“第二章”三个字。这皇皇五十八卷的三部曲读下来，对书中很多人物都有了亲切感，读到那笔力依旧的绝笔处，想到才华横溢的作者已然逝去，想到永远不可能知晓那些人物的下一步了，不禁怅然若失。



昨天读完了黄易的《天地明环》，这里聊聊具体感觉。黄易此书最别处心裁之处，是以符太的“实录”串联起平行情节，且跟主线匹配得宜，技巧非同小可。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跟《龙战在野》一样，依然是龙鹰和符太，我最欣赏的也依然是对这两人友情的刻画。这里举一个例子：第十一卷十三章，符太陷入重围，对方杀招破空而来，这时书中有这样两句：

符太朝龙鹰瞧来。

他从符太眼里看到诀别的意味。

知道符太是怎样一个人的读者，当能为这短短两句动容。黄易这《盛唐三部曲》的情节繁复到了惊人的程度，且视角高度立体：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从不同视角给出不同计谋（人物本身也因此而鲜活起来），都相当缜密，常有超乎我思虑之处——当然，情节繁复到如此程度的书很难有时间细读（我以前说过⁶，这其实是黄易小说在我心中超越不了金庸的主要原因，可谓过犹不及），但粗读之下无破绽已足让我由衷钦佩。



也聊聊黄易《盛唐三部曲》的小瑕疵。黄易的武功描写是其亮点，可以说是集金庸和古龙的特色于一体：既有金庸式的招数描写，又有古龙般的气势刻画，但亦有类似情节繁复的过犹不及之弊。比如常会对一方的招式作出大量描述——甚至从对手视角形容其凌厉，但就

⁶ 参阅电子书《微言录》（三集·含疫情分析）（2023年）里的黄易小说点评。

在你以为对手要玩完时，却看到对手“哈哈一笑”破解了此招。这种转折看多之后，容易对先前的描述生出一种类似“虚假广告”的感觉。另一个瑕疵是《盛唐三部曲》有一个跟早期作品不同的“共识”，即特级高手极难被杀——哪怕在同级高手的围攻之下也往往只能重创，难以击杀（甚至被形容为“想都别想”）。但凡击杀则全靠机缘和运气——甚至离奇的运气。这种“共识”本身就不太合理，因无非是说特级高手往往能激发潜力逃亡，但追杀方的同级高手何以就不能激发潜力追杀呢？这倒罢了，更不合理的是：龙鹰和符太在特级高手中也被公认为最难杀的，却屡屡因着离奇的运气才保住了小命，这大约是意在渲染两人使命之不易，却无意中跟那“共识”不甚一致。



过去一段时间，读了黄易的两部“中篇”：《星际浪子》和《云梦城之谜》。说是中篇，实则跟《侠客行》差

不多长，该算长篇，只不过黄易的长篇皆属超长，相对而言算中篇吧。两部都不错，跟他的长篇相比，水准大约类似于《侠客行》跟金庸的长篇相比。两部之中，我更喜欢偏于科幻的《星际浪子》，虽然拿硬科幻标准来衡量，该书不免“伤痕累累”，但或许正因为不“硬”，框架极为恢宏，想象力高度飞扬——有些社会层面的想象甚至很有见地。而且此书主体情节绵延数万年，有一种时间上的深邃感，特别合我口味。《云梦城之谜》则是玄幻，结构比《星际浪子》更严整也更精致，惟结尾有些草率，比如没有交待几位主人公的结局（是死是活？若是活，活在哪个时代？），没有交待辜月明那么想知道的无双女对他说过的话究竟是什么（虽大致能猜到），也没有交待凤公公何以知道如何打开楚盒……（但愿不是因为看得不够仔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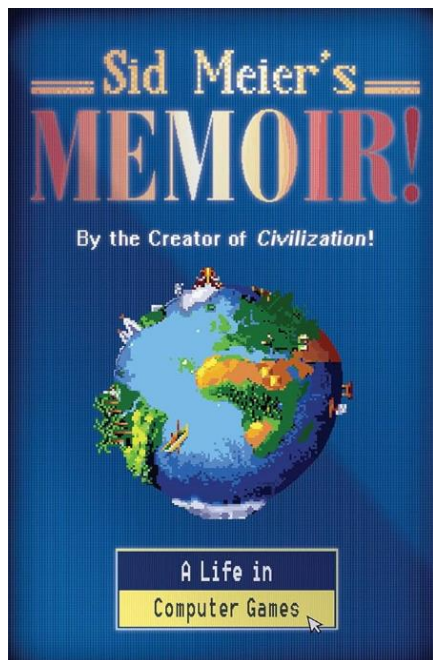
读黄易小说《边荒传说》毕。这是黄易小说中我最

后读完的长篇。这部小说以前读过几章，但没能读完，原因是我的兴趣偏于武侠，这部小说却一开篇就侧重于战争。不过等到黄易长篇只剩这一部未读时，终究还是决定读一读。这一读并未失望——黄老爷子毕竟是被我排为“仅次于金庸”的人物，读多几章之后，依然被吸引了，直至读毕。这部小说里的卓狂生说书是一个很有匠心的创意（跟《盛唐三部曲》里的“符太实录”有一拼），谢安、谢玄、屠奉三则是我觉得刻画得最好的人物。

《边荒传说》的结尾稍显草率。当然，也许是黄老爷子故留余韵，但别的倒也罢了（我可以不在意纪千千重返边荒的盛况，可以不在意刘裕是否或如何称帝……）燕飞如何携纪千千和安玉晴“破碎虚空”而去，却实在是我很想一读（睹）的——尤其是《盛唐三部曲》里符太明确提到了“破碎虚空”时至爱亲朋怎么办的问题，却因黄易去世而未有答案，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将《边荒传说》视为了对彼书人物“破碎虚空”方式之替代想象。

读 Sid Meier 自传

几星期前，在书店见到了电脑游戏“教父”Sid Meier 的自传 *Sid Meier's Memoir!*（2020 年的书，之前居然未被我发现，而时隔三年重新出现在书店的显眼位置，可谓“书网恢恢”），顿时闪过一阵怀旧的感觉。



之后，断续翻阅了此书，于日前终卷。

说是怀旧，我其实从未有机会认真玩过 Sid Meier 的任何游戏，因此怀念的其实是那个我玩电脑游戏的时代，Sid Meier 只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但那是一个了不起的象征。我在网上看到过 Sid Meier 的一段访谈，他在访谈之初很“低调”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文明》的创造者。留言区有读者感慨道（大意）：能如是宣称者，世上有几人？他这本自传的署名用的也是这句自我介绍：By the Creator of *Civilization!*。

除署名外，他这本自传的书名格式“*Sid Meier's*”也是跟那个时代交相辉映的——因为他是极少数无论出于水平、资历还是促销都能在游戏上冠名的人，*Sid Meier's Pirates!*、*Sid Meier's Railroad Tycoon*、*Sid Meier's Colonization* 等等，跟 *Civilization* 系列一样，是那个时代的标志。Sid Meier 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乃至所有时

代——的很多电脑游戏玩家叫得出名字的唯一游戏设计者。

先写这么几句闲话，未来几天会分享一些书中的内容（某些或许会发到 Threads⁷）。



Sid Meier 关于游戏设计的一个观点：

没有哪个题材是全面乏味的，任何东西都在某个地方包含了某种魅力的源泉，游戏设计者的主要任务不是使得某个东西有趣，而是找出有趣的地方。

⁷ 发到 Threads 的其实只有一则，内容为：「Richard Dawkins once said (actually said more than once) that good science writing should be treated as literature, and should be made eligible to win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Legendary computer game designer Sid Meier seems had a view intrinsically similar to that of Dawkins' (though in a different field – which in a sense added even more to the point): He named his company MicroProse, "because it seemed to me that computer code was just as elegant as any literary prose".」

这个观点跟 Richard Feynman 的一个观点遥相呼应：Feynman 在 1979 年接受 *Omni* 杂志采访时曾说过“只要探究得足够深入，任何东西都是有趣的。”（顺便说一下，那次访谈发表时的标题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Feynman 母亲得知后表示“如果 Richard 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上帝保佑世界！”——看来任何人在身边人眼里都是普通人）。

另外顺便说一下，Sid Meier 在大学里一度修的是物理和数学双学位（跟 Feynman 也算有过某种很小的领域上的交集），后来在听了一门编程课之后转为了计算机专业。Sid Meier 的游戏类型非常宽广，跟他的上述观点或许不无关系——他在很多题材上都能找到“魅力的源泉”。



Sid Meier 对即时制(real-time)vs 回合制(turn-based)

这一游戏界的永恒瑜亮之争的看法是这样的：在即时制游戏里，快速思考比准确思考更重要，时间上的压力及所有玩家同时操作这一特点能立刻激起兴奋感，但像齿轮般高速运转的节奏有时会让人紧张和疲惫；回合制则相反，节奏上的缓慢或许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最终往往会因投入了更长的时间及更多的策略性思考而更有成就感。总体来说，看得出 Sid Meier 是偏向回合制的——他的游戏生涯也印证了这一点：尽管他所设计的游戏同时涵盖了即时制和回合制，但最著名的都是回合制的。



继续分享 Sid Meier 自传里的内容。电脑游戏流行后所受的非议之一是造成玩家——尤其儿童——沉溺其中。Sid Meier 对此的回应是一方面指出书籍和电影在荣升为文化之前也曾受过类似指控，另一方面——更独特地——则是指出电脑游戏在问世之初根本不是面向儿童的，因为那时能用电脑的都是“adult nerd”，电脑游戏是面向

他们的。这种“不忘初心”虽不是回应非议的有效逻辑，却是他这种资深人士才会有的独特视角。事实上，Sid Meier 自己确实是“adult nerd”，他说他念大学时常在实验室的电脑上玩游戏，因为“电脑正是用来玩游戏的”（that was exactly what they were for）；后来他自己有了电脑，更是每次休闲——哪怕去海滩——都必定带上电脑（那时的电脑和屏幕都很大，在海滩上很吸引眼球），因为“电脑按定义就是休闲”（computer is the very definition of a leisure activity）。



据 Sid Meier 回忆，大约从 2010 年开始，学术界对电脑游戏展开了探讨。是电脑游戏忽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吗？Sid Meier 认为不是的。在他看来，2010 年恰好是玩游戏成长起来的一部分少年玩家进入学术界的时间，因此是游戏玩家开始做学术而不是学术界忽然对游戏感兴趣了（有几分“是坏人老了，而不是老人坏了”的意

味)。读过我前一条微博的细心读者也许会问：Sid Meier 不是宣称早期的游戏玩家是“adult nerd”吗，怎么又冒出什么少年玩家来了？这倒不是漏洞，而是因为两者不在同一时段：前者是指 1980 年代，后者则是指 2000 年之后——是因 Disney 进军电脑游戏市场而造成了游戏玩家的年轻化（瞧这锅甩的）。不过细究的话，疑问仍是有的：早期的“adult nerd”（其中很多是大学生）进入学术界后为何并未造成同等影响，而非得等少年玩家长大呢？更说不通的是：针对电脑游戏的学术探讨有很大比例是批评，若果真是游戏玩家开始做学术，批评的比例怎会如此之大？电脑游戏难道不正是他们自己的青春吗？

Sid Meier 的自传就分享到这里，此书文采只能算一般，但对骨灰级玩家来说是难得的怀旧。

卢昌海电子书·之二十一

■■■ 作者的其他电子书 ■■■

11. 《我的“疫年纪事”》
12. 《漫话科学哲学》
13. 《微言录》（三集）
14. 《致编辑·报刊卷》
15. 《乱世学人》
16. 《致编辑·报刊卷》
17. 《星际旅行漫谈》
18. 《最壮丽的世界线》
19. 《数学杂谈》
20. 《作品·二〇》

□□□ 更多电子书可查阅 □□□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